

艺术观察

时代映像

——赣南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主题性绘画管窥

□ 王日兴 君羊



版画《斧头不怕扭纹柴》张光明作

美术创作，是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映像。近期，赣州美术馆举办馆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主题性绘画作品展，共展出在那个年代赣南作者创作的、反映赣南苏区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的主题性美术作品 100 多幅，种类包括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国画、版画、水粉画、漫画、剪纸等，引起了美术界的广泛关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赣南活跃着一支主题性美术创作队伍，由各级文化馆和美协的美术干部、学校美术教师和群众美术作者组成。他们意气风发，不辞辛苦，深入生活，围绕时代主题，创作了许多弘扬主旋律、服务人民的佳作，在全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赣南是著名的中央苏区，红色题材成为美术创作的重点。彭开天于 1977 年创作的水粉画《苏区儿童团》，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机智勇敢的红色少年；张光明于 1978 年创作的版画《斧头不怕扭纹柴》，画中毛泽东手持利斧劈开扭纹柴，寓意“革命不怕艰难险阻”；刘沐华的版画《虎穴歼敌》，再现了解放军巅峰战斗的场景；何启陶的水彩画《井冈风云》，入选 1984 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刘世群以丙烯加油画创作的《工农堡垒》，描绘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场景，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后被毛主席纪念馆收藏；江定和的版画《苏区模范乡》，歌颂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鄢江发表于《解放军画报》的版画《从军》，描绘了妇女剪发从军这一细节，反映了苏区妇女投身革命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后更加得到发扬。赣南美术作者浓墨重彩地讴歌那个热火朝天开展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激情年代。龚赣第的年画《闯新路》，再现了沸腾的车间；周运浩的年画《工地英雄多》，描绘了繁忙的水库工地；刘维祺的版画《星之歌》，表现了青年农民段元星以肉眼发现新星的科学奇迹；汤重熏的水印木刻《赣南火红的山乡》、张学军的年画《书记探望青年点》、罗干才的年画《赛诗会上夸书记》、段裘明的版画《月帮忙》、赖华瓌的版画《甘蔗丰收》等，从不同的视角表现了老区各行各业的辛勤建设者形象。

革命需要接力，精神需要传承。当年的赣南画家们，没有忽视儿童题材的挖掘。陈一文的国画《革命代代如潮涌》，通过老师

和老红军带领学生去看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情景，寓意革命精神代代传。刘世群入选 1975 年全国年画展的《饮水思源》（合作），描绘的是一群小学生在瑞金沙洲坝红井旁听老人讲毛主席挖井的故事，表现了“红井甘露露万代，代代永做革命人”这一主题。《阅读》是罗会年、张智勇合作的黑白木刻，放学后的 6 名儿童，正聚精会神地阅读《雷锋》《张海迪》等图书，表现了少年一代学英雄、学楷模的风尚。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赣南，文化馆美术干部和大中专院校美术教师们，在积极从事主题性绘画创作之余，还辅导和培育了一大批工人、农民及学生作者。各县文化馆中，崇义张际才、上犹温相元、石城刘鹏云、寻乌赖兴萌、定南陈树林等，多次在各县举行作品联展。赣南师专林道福、吴国荣等教师也在全省各地展出作品；工人作者朱勇全的水粉画《繁星点点》、汤忠的年画《莲乡笑声》《添新彩》、魏仲庚的版画《飞播》均有一定的影响。农民作者罗光瑞的国画《放鸭》、曾国光的年画《新家》、刘石林的年画《尊老爱幼》，以及知青作者曹瑞忻的年画《整装待发》、周小蓉的水粉画《继承革命传统》等，也给人印象深刻。此外，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一批大中专学生也崭露头角。

宣传画无疑是那个时代主题性创作的重要形式。刘辉的《科学有艰险，苦战能过关》、罗琪的《为祖国四化努力学习》、曹卫东的《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等，配合了当时的主旋律宣传。与此同时，赣南剪纸作者火石、曾晓梅等，漫画和风俗画作者杨海峰子女、卢盛萱等也发表了不少主题作品。中国画作者钟炳麟、钟炳芳、潘君武、陶涛、黄意奇、林植松、欧阳武、魏夫昌、李遇春等，也通过山水、花鸟、人物画，积极探索主题性创作表现形式。

时代催生作品，也培养人才。1970 年至 1989 年的 20 年，是赣南主题性绘画队伍形成和创作发展的重要时期。上海下放宁都的知青陈丹青，1973 年由江西出版社借调去创作连环画，其《边防线上》《飞雪迎春》于次年出版；刘世群于 1984 年与袁公任合作的素描《故乡月》，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刘昌明于 1989 年创作的水彩画《一个教师的工作台》，无论构思和技法都有较大突破，因而获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陈丹青、刘昌明、陈一文、汤重熏、杨冰、黄艾、包泽伟、杨再珽、鄢江、张来源等从赣南走出去的作者，有的已成为全国知名画家或设计师。



水印木刻《赣南火红的山乡》汤重熏作



年画《莲乡笑声》汤忠绘



版画《从军》鄢江作

艺术随笔



《荔枝图》齐白石绘

盛夏时节 话荔枝

□ 黑王辉

盛夏时节，荔枝是人们爱吃的一种水果。

荔枝，最早见于西汉司马相如所作的《上林赋》，将其称之为“离支”。汉武帝时期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有“扶荔宫”，以种植南方的奇花异木著称，荔枝自然在其中。荔枝之名的由来，根据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扶荔记》记载，“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由刀斧割取其枝，故以为名。‘割’与‘荔’同”。按照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

荔枝因果实美观、味道鲜美而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东汉文学家王逸在《荔枝赋》中称赞荔枝：“卓绝类而无偶，超众果而独贵。”唐代张九龄估计是史上最爱荔枝的，他在《荔枝赋》中称赞荔枝为“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当然，喜欢吃荔枝的还有唐代宫廷里的杨贵妃。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都是为荔枝做了免费的广告。

明代文学家丘浚想吃荔枝而不得，于是在《咏荔枝》中发出感叹：“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要是诗人活在物流快捷的今天，就不会有这种感叹了。

荔枝结实多，在民间寓意多子多福。又因荔枝之“荔”和“利”同音，通常以荔枝指代利多多、福气满满。因此说，荔枝是一种嘉实瑞果。此外，“荔枝”和“励志”谐音，它也成为励志之果。

自古以来，除了文人常以诗文赞颂外，画家也喜以荔枝为题材进行创作。齐白石一生画过荔枝无数，他的这幅《荔枝图》（上图），采用竖式构图，篮子里装着荔枝，上面还带着叶子，表示很新鲜。齐白石用淡墨先画篮身，随后在篮子的主体部分又加了浓墨，层次感强。篮子里的荔枝是主体，用红色点成荔枝形状，与叶子和篮子提把的线条形成点与线的强烈对比。

清代乾隆时期的这件仿生瓷摆件（下图），也是以荔枝为题材。它长 22.5 厘米，看上去就像刚从树上取下来的一段树枝。荔枝和趴着的两只七星瓢虫，栩栩如生。仿生瓷以模仿生活中的物品而得名。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制作的高峰期。传世的这些仿生瓷，为众多收藏者喜爱。



仿生瓷荔枝摆件

艺术热点

当代艺术：让观众沉浸其中

□ 钟兴旺 文/图



《光谱》亚克力(中国)作



《爱之力》格拉汉姆·哈德森(英国)作

“边界之间——当代艺术展”近日在南昌华侨城当代艺术馆开展。展出的这批首次来到南昌的当代艺术作品，是由来自英国、法国、巴西、秘鲁、南非等国家以及我国共 13 名知名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最新力作。

美术作品，一般只供视觉欣赏；而作为美术范畴的当代艺术，却能让观者沉浸其中，甚至能融入大众生活。本次当代艺术展，艺术家们将自己奇思妙想的艺术装置和艺术作品融入当代艺术馆，在炎炎夏日里，为观众营造一个沉浸式体验当代艺术魅力的清凉空间。

展览围绕“边界之间”的主题，以当代艺术为媒介，探讨并诠释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的无限可能，譬如“自然”与“人造”、“个体”与“群体”、“现实”与“幻想”、“艺术”与“科学”等。展览分“自然之间”“社群之间”与“当下之间”三个板块。艺术家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多维度展示对“边界”的思考与判断。在“自然之间”板块，如梦似幻的艺术装置，反映人与自然、感官与梦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社群之间”板块，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为观众呈现个体与城市、文化、环境之间的无形联结；在“当下之间”板块，以天马行空的创意，打破现实与幻想的边界。

所谓当代艺术，即“当代时期”艺术，也指具有“当代意识”或“当代形式”的艺术，其滥觞或可追溯到马塞尔·杜尚在 20 世纪初创作的《泉》。当代艺术的重要流派，先后有以马塞尔·杜尚为代表的达达主义、以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以伊夫·克莱因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等。如今，当代艺术不断发展，与身份、科技、社会、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沉浸式体验等各种表现形式已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据悉，此类纯当代艺术作品展，之前在南昌极为少见。